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的批判与重建

陈昌强

四川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沙坪坝 400031

摘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解构剖析了诗人荒唐的行径: 教导人无节制地放纵并且通过论诗之所出——批判了诗人低劣的模仿; 又论诗之所及——窥伺灵魂中非理性的部分, 抨击诗人引诱人们放纵的行径; 以及为诗之回归——教人向上向善, 为哲学之诗构建了理想模型。

关键词: 理想国; 诗; 诗与哲学

Plato's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of poetry in <The Republic>

Changqiang Chen

College of Marxism, Sichu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hapingba,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Plato deconstructed and analyzed the absurd behavior of the poet in <The Republic>: he taught people to indulge without restraint and criticized the poor imitation of the poet by discussing the origin of poetry;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discusses the poetry's reach - peeping at the irrational part of the soul and criticizing the poet's behavior of enticing people to indulge; And for the return of poetry - to teach people to be good and to build an ideal model for philosophical poetry.

Keywords: Republic; Poetry; Poetry and Philosophy

柏拉图认为: 诗人冲击人民内心的欲望, 动摇理性; 诗人擅长讲述虚假丑恶的故事, 将英雄污名化, 不利于城邦护卫者的德性培养; 诗人“制造”的诗是对事物表面的简单模仿, 远离事物本质, 是灵魂中最低级的部分; 诗人蛊惑城邦居民, 公然倡导僭主制, 有悖于城邦的建设。

一、诗的本性

年轻的柏拉图在文学创作方面才华横溢, 诗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在第十卷中再次提及诗的时候, 柏拉图认为对于诗人和诗的喜爱并不能超越对真理的执着, 对诗的批判理应遵循坚持真理的原则。基于诗自身的本质来说, 柏拉图开始了对诗的本性剖析。

首先, 论诗之所出: 即诗的最大魅力, 模仿。诗人

能够使人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人和物, 这构成了诗人的真正力量——使人相信他们所经历过的经验。诗人用激情浮夸的表达满足人们最本能的需求, 无限放大自己的欲望。此外, 诗人通过模仿和臆想, 虚构出多样的情节和风格化的人物, 辅以极端的情绪渲染, 增添不幸和苦难或者激情与幻想, 最能煽动人最原始的欲望, 不幸的、受苦的人或滑稽可笑的人是它最钟爱的题材。总之, 诗人通过模仿散发诱人的香气, 蛊惑观众步入放纵沉沦, 走向堕落。

在准备对诗进行详细剖析之前, 柏拉图在第十卷中一开始就提出好的城邦应该拒绝模仿: “即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它那里接受任何属于模仿性质的东西; 模仿不可被接受”^(595a), 当快进到诗的产生时, 之前提到的一模仿不可被接受, 为诗不可被接受定下的基调: 诗是非理性的产物。在《理想国》中, 苏格拉底对此进行了三方面的论证。首先, 苏格拉底以床为例, 他对格劳孔说有一种床是理念中的床, 姑且将其视为神制作的床, 这个理念中的床是依据事物的特性和本质被构建出来的, 是现实生活中被工匠模仿创造的摹本。显然, 工匠以此制

基金资助: 2022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原创性贡献研究”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 SISU2022YZ051。

作者简介: 陈昌强(1997—), 男, 重庆大足人, 四川外国语大学在读硕士生,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作出来的床是对床的理念的模仿，与事物或者说是床的本质疏远了一些。此时，第三类模仿一画中的床出现了，画家或者诗人创造出来的床是以工匠制造出来的床的模仿，此时被模仿创作出来的床更加远离事物的本质，是仅凭肉眼观察得到的产物，与事物本质无关。

随后，苏格拉底举出了荷马的事例，尽管他事先对格劳孔声明对荷马的尊崇，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地追求让我不得不对其作品中远离理性的部分进行批判。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荷马在诗学方面的成就毫无疑问，它对战争、教育以及国家统治的描述栩栩如生，但他本人却不是真正的教育家、战争指挥者，他所做的只是凭借不假思索的事物表象加上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生动的言语表述就可以描绘出一个动人史诗，但这也无法改变其脱离事物真正本质的真相。

紧接着，苏格拉底以马具为例为格劳孔举例。具有使用需求的驭马人根据具体情况说出想法，并提供给马具制造者，马具制造者根据马具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制作出来，满足驭马人的使用，但是画家依旧是对马具制造者造出来的现实中的马具模板进行模仿。“诗人亦是如此，看似掌握一切技艺，明晰人事善恶，甚至知晓诸神众事，实质是长于模仿”。诚然，诗歌是诗人对事物表面进行简单模仿的创造物，对事物最深层次的本质的本质缺乏一定了解，对民众的引导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偏差。

论诗之所及。诗的效果会动摇一个理智的人的坚定内心。一个理智、懂得克制的人会在情绪被触动时极力忍受，克制住情绪爆发的冲动，当他沉迷于大众诗歌时，他的情绪就会在人海中尽情地发泄。诗歌引诱人们无限制地放大内心的情绪，以精心编织的故事情节和巧妙的言语措辞去迎合大多数民众内心原始欲望，压制灵魂中理性的部分。诗人虚构编造众神荒诞无序的故事，引导群众下意识去模仿众神的生活，低级无趣的言辞韵律更加放大了民众心灵中的低劣成分，败坏理性部分，使得民众易于沉沦于诗人构建的虚幻世界，如此便是忽略掉了城邦最为重要的思考能力。柏拉图自身并没有否认诗歌的存在必要性，其反对的是诗歌对本该具有正向教育意义的故事进行歪曲解读并大肆传播的行为。

当城邦里充满快乐的缪斯时，城邦的统治者被感官、情绪主宰时，这个城邦注定不是一个好的城邦。与此相反，哲学教育则致力于提升民众灵魂中的理性，使人能够摆脱低级的趣味和感官诱惑，更加有利于城邦的建设。由此可见，诗人模仿而成的诗对城邦的危害，由此垫下了将诗逐出城邦进行改造的基调。

二、诗的放逐

诗为何要被放逐？柏拉图将矛头指向诗人：诗人随心所欲地捏造虚假的荒诞的神话故事，对民众产生误导，也不利于城邦护卫者的培养；诗人堂而皇之地向众人推崇不义与放纵，推行城邦僭主制，不利于城邦民主的建设。诗之“改造”迫在眉睫。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你不知道？每一项工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开头，针对一个年幼、柔弱的儿童尤其是这样？因为，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最容易改变，人们想用什么模子给他定型，他就属于什么类型”^(377b)在古希腊城邦，诗歌主宰着古希腊民众的思想走向，民众应该从诗歌中获取如何建设城邦，如何行善的思维和行为标准，但是在荷马的诗歌中，人可以贿赂天神：“天神们也会被恳求打动，对他们，人们利用祭品和甜蜜的许愿以及祭奠的香气，改变对方意志，使对方接受恳求，即使某人违法犯罪^(364e)，而这种境况也构成了诗哲之争的现实发展背景。

诗的发展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柏拉图认为应该将其暂时搁置在城外进行改造，“有这么一个人，他凭本事能够成为任何人，模仿任何事物，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我们会说，我们城邦中并无像他这样的人，让他留在这里并不合适……然后偶把他遣送到另一个城邦”^(398a)，但是，欲望和激情是民众内心的常态，彻底地将诗驱逐出城邦会造成民众对自己的围攻，所以，柏拉图选择将诗进行暂时搁置城外，进行改造。当它试图不再为人们灌输靡靡之音，转而教化人懂得节制，克制自己欲望时，它就能回归城邦，享受到它应该享受到的待遇。诗歌必须为城邦教育和发展服务，诗歌应该要蕴含哲学思辨，唯有如此，诗人创作的新诗歌才能真正实现教化民众、传递正义的目的。由此可见，柏拉图对诗歌的批判不是为了彻底地将其驱除，而是要对之加以改造再利用，以协助哲学来教化城邦民众。

三、诗的回归

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的教育对城邦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所有的艺术都应该为城邦的教育服务。毫无疑问，诗歌进入城邦诗应该接受审查，直至其对儿童的成长、民众的引导、城邦的建设具有正向教导作用时才可以被允许进入。“看来，我们首先必须对讲故事的人进行审查，如果他们讲出优秀的故事就接受，如果不好，就拒绝”^(377b)普通民众因受到欲望和激情的支配，不具有直接理解真理的理性能力，所以哲学王必须借助诗歌教化民众，柏拉图对诗抱有的态度并不是完

全驱逐,而是“暂时地搁置在城外”,当它被证明“用不带格律的语言为它答辩……而且对于城邦管理和人民的生活有益”(607e)、当它变得崇尚真理、追随崇高事业时就可以被迎回城内。

最后,柏拉图隐晦地以名为厄尔的勇士展开叙事,为格劳孔构建了一个他理想中的故事。厄尔是一名勇士,在他战死准备轮回之际被判官委以重任:转述正义或者不义之人死后发生的故事。正义之人在死后会飞升天堂,不义之人在死后会进入地狱受到折磨。除罪不容恕的极恶之人外,每个人都有机会重新选择生活方式转世投生。在轮回之前,将依据前世善恶决定每个人选择下一世轮回生活的顺序。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每个人的选择大多是与前世善恶互换的。人大多时候的选择取决于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强制约束,当人失去一个外在秩序的监管时,自身就会受到欲望的捆绑,但是如果人学习了哲学,便可以保持自身的纯净,行正义之事,保持灵魂不朽。

柏拉图在构建新的神话故事时定下基调:灵魂不朽。灵魂真正本质可根据它对智慧的热爱来判断,人在死后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地下法官对人生前的所作所为进行审判,正义者的灵魂会进入天堂,非正义者的灵魂会被判进入地狱,此轮回为一千年。千年过后,这些灵魂会被聚集在一起,再根据生前所作所为对下一世想要过的生活进行选择,但是,人所作的选择大多与前世善恶互换的,所以我们要认清灵魂的本质,学习哲学,行正义之事。这就是柏拉图的诗同旧式诗的区别:促使人向上向善!促使无哲学能力的人因为害怕来世将发生的在他身上的事情而关心正义;为了使有哲学能力的人转向对灵魂的研究。

四、结语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诗的批判实质上是对教育主导权的争取。诗与哲学之争最初表现与苏格拉底对诗人的批判,重启于《理想国》。节制与理性、正义与善良同放纵与感性、不义与善良的交锋伴随时空渗透于现

代教育,同时也为现代教育提供启发:当诗对哲学,也就是感性对理性产生绝对性统治时,教育就偏离了理性的轨道,人们会被天然的欲望所统治,内心情感被无限放大,自然违背了教育的初衷。同样,当哲学对诗,即理性产生绝对性统治时,受教育者的天性就会无处安放,当个人情感乃至社会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而没有得到释放时,矛盾逐渐激化从而对公民或社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诗与哲学之争只是对教育主导权的争夺,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状态,而不是以二者存一的排他性竞争。

再次回到柏拉图对诗人的批判上,其实质是为了诗的重建,构建一个哲学之诗。在厄尔神话讲述结束时,苏格拉底发出了这样的独白:“就这样,格劳孔,故事被保全了下来……如果我们能听从我的劝告……我们都会过得很顺利”(621b),哲学是我们生前身后的智慧根源,只有热爱哲学,保持思辨,我们才可能摆脱欲望的束缚,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不仅仅只着眼于对诗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柏拉图对诗的重构——真、善、美。

注释:

①本文中所有《理想国》引文均参照王扬译本(柏拉图著,王扬译注.理想国[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并根据希腊原文和布鲁姆译本(Plato,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3 edition) by Allan Bloom, 2016, The Republic of Plato [M]. New York: Basic Books)稍作修改。以下仅随出标准码。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王杨,译.理想国·第二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

[2][美]布鲁姆,刘晨光,译.人应该如何生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

[3]孙银光,杜时忠.诗哲之争:《理想国》中教育观的冲突与融合[J].复旦教育论坛,2021,19(06):P57-63.